

悲仁特翠綠

哀情小說
悲紅悼翠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哀情小說

情	靈	千	碧	春	鴛	悲	美	雙	名
	鵲	古	血	水	鴛	紅	人	淚	花
戰	夢	恨	巾	冤	夢	翠	劫	痕	劫
				記		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半	二角半	二角	五角半	二角	五角	二角半	三角	二角半	二角半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小哀情
說情

悲紅悼翠錄提要

喻血輪著

黃生與其表妹書齋共讀兩小無猜
翠柳樓頭茜紗窗下閨房諧劇有甚
畫眉好事多磨乃父不諒美人黃土
膏恨窮泉公子緇衣委身古寺以之
方石頭人物差與寶黛同情而文之
纏綿悱惻亦自不弱於雪芹

哀情
小說

悲紅悼翠錄

喻血輪著

第一章

紅泥叱犢。碧樹呼鳩。杏雨沾衣。楊風撲面。我可親可愛之春光。又隨堂燕以歸來矣。時萬柳長堤中有兩少年。各控輕騎。行行止止。似甚欲領略此澹宕之春光者。然又時蹙其眉。若有重憂。然未幾年長者曰。吾弟……汝此去。吾甚望汝能勤心苦讀。以慰老母之心。蓋處此齷齪世界。僉以功名爲光大門楣之品。我輩雖不似鄉村俗子。迷戀其中。而爲掩炎涼人眼光計。要亦不能不三致意。吾弟年少。且甚聰穎。務須努力前途。當不患無出人頭地之日。此則吾今日之期望於吾弟而甚願。吾弟有以自勵之也。年少者曰。吾兄此種金玉之言。弟自當銘諸座右。惟此去依人字下。跼促如轅下駒。則誠非弟之初願。年長者曰。此

不獨吾弟之所不願。亦卽吾心之所不忍。特以實偪處此。不得不爾。試思吾摯老母。遠去江南。汝一人將何所依倚。故於萬不得已之中。而擇此策。吾想舅氏仁慈。當必有以憐愛汝。而護惜汝者。汝雖依人肘下。究亦無多苦惱。汝甚勿一任己性。觸犯長者。則吾雖遠隔江南。亦可減一分罣慮。而且剛金易碎。軟玉能全。逞一時才華。每貽無窮後累。此尤吾弟之所當切戒。年少者曰。此語弟自當遵從。獨是骨肉分離。壘篋各奏。則又不免爲之心碎。言時其憂愁之色。忽又飛於眉宇之間。年長者聞之。亦爲之垂首黯然。於是二人之聲音頓寂。長途之中。惟餘蹄聲得得而已。

兩少年爲誰。蓋錢塘江上黃氏子也。長名之傑。年約二十歲。少名之俊。則少之傑。七歲均少年。蘊籍風采卓然。少孤。母子相依。倍極淒苦。後幸江南某大僚慕之。傑之才聘爲幕友。於是硯田得以豐稷門祚。賴以不墜。而骨肉手足之分離。亦因是而致。先是之傑有舅氏陸彬文。亦隸錢塘。曾以進士出身。歷任某府。

知府因性情方剛。恐擔不起。宜海波濤。遂掛冠歸里。日以栽花種竹。吟風弄月。爲消遣計。無子有女。一小字錦媛。年方一十二歲。甚慧麗。頗解詩書。陸愛之。若掌上擎珠。嘗欲覓一乘龍快婿。以匹之。顧以選擇過苛。致有願未能償。當之傑受某大僚之聘。時卽擬挈母同往。因之俊無所倚。依遂欲寄之陸府就學。乃於未行之先。函商於陸。陸以伯道無兒。庭幃岑寂。且因錦媛而延有師傳。遂亦竟允其議。於是之傑卽爲之俊。檢點琴書。偕之同往。是日長途寂寂。中千予而互語者。卽黃氏兄弟往陸家時也。

二人旣至。陸氏夫婦倍極歡迎。見之俊容貌。矚麗。年幼多才。尤爲之開却。老顏卽彼嬌小伶俐之錦媛。亦時發其憨笑。向之俊連道良伴。將來也在之俊處此景地。似宜發展其欣忭之意。氣以勸助。此歡場乃爲別淚離腸所牽掛。以致黯然傷心。默然垂首。……陸夫人覩此情狀。爲之撫慰者。備至。並握之俊之手。而言曰。吾甥兒。汝甚勿縈念家庭。我固最愛汝者。汝在此。我決無所苦。於汝且有。

汝妹與之同窗共硯聯翩出入亦甚不虞寂寞且亦至足快樂錦媛亦攬言曰
 阿母兒將來與二哥種花於西院垂釣於東池必有許多佳趣陸夫人笑曰汝
 獨計此游戲事亦知二兄之才學勝汝多多汝苟不勤心苦讀將來恐落二兄
 之後而爲汝師所羞錦媛聞言復發其嬌憨之態曰阿母……豈欲兒作女狀
 元耶言已陸翁暨之傑兄弟均失聲笑時陸翁已備有盛筵款待兩少年兩少
 年既係至戚在理實宜與家人同棹共食席間所最興趣勃勃者則爲陸翁蓋
 陸自修養林泉後與世外交際甚稀卽黃家亦以地遠間隔過從不密今忽雙
 雙欵門而至實爲此老年來滿心暢意之事且以之傑之年少飽學之俊之倜
 儻不羣尤足以挑起其雄談高論之興致撥動其慷慨激昂之胸襟故自入席
 之後此老之對於上下今古滄海桑田莫不嘵嘵盡道大有滔滔若決江河之
 概並時時謂之傑兄弟曰白衣蒼狗世變無常吾老矣壯志消盡汝輩年少多
 才自當努力前途以應國家之用甚勿謂時乖運舛遽灰雄心昔蘇秦當其合

縱之說不行。時裘敝囊空。百無聊賴。而卒能得最後富貴達利之榮。幸是可見。有志者事竟成。彼一時偃蹇窮困。又何有於我大丈夫之胸襟也哉。之傑本素以有才。未用抱憾於心。今聆此老之言。亦不覺精神煥發。頓觸起其王郎舞劍雄心。而與此老互相辨論。以向日沈靜無譁之家庭。今竟誼開甚盛。誠足令其東鄰艷羨不已。即著者冥想其聚會之情形。亦不覺爲之神往。

第二章

越數日。之傑以嫁線勞形急。不容緩。遂欲跨衛言旋。陸氏夫婦極欲挽留。而未果。之傑更以手足關情。難以遽別。聽鷓鴣聲。聲行不得也。哥哥尤覺爲之心碎。在之傑處。此景地實大難乎。爲情然於萬不得已中。猶頻頻溫慰愛弟。並叮嚀種種。陸氏夫婦更不惜從旁勸諭。此時心理所獨異者。則爲錦媛不惟不欲之。俊如此戀戀且深。恐因此戀戀而竟隨阿兄以去。不能長留其家。此種觀念。蓋小兒女極無意識中之所構成。然其後來所結之果。即此無意識觀念所種之。

因一若老天故授之以爲將來磨折顛連之預備者在錦媛固莫知其所以然之俊更茫然不解其故前生孽債今生償還蓋惟吾書可得而言之矣之傑周旋旣已卽一鞭殘照倏忽離此大好園林而去途中猶頻頻回其首若甚不忍遽爾告別者而來時兩兩歸時獨自尤足以令其悵悵以悲悵悵以思然猶以男兒志在四方別離乃人間常事用以自慰自解其最不能忘懷而愈思愈不已者則又別有兩端一以之俊年齡太輕生性傲慢將來舅父母之憐愛心能否久遠得如今日縱其能如今日之俊又能否勤心向學到底不倦已又遠隔江南無從約束一以己身素負才華不能得志今雖得有所棲而依人作嫁托鉢侯門終非男兒所以自處之策舅父雖多引古訓用以勸慰奈人各有心士各有志令我實未能終遵其道而行雖然天公不平造物不公已成今日自然之例縱我輩才力撐天亦屬英雄無用武之地甚或因之以毀家遭難者由此以觀亦惟有終作轅下駒與草木同腐而已矣夫復何言思至此心潮

起。落。目。爲。之。眩。一。種。懽。悵。悵。悵。之。色。盡。呈。之。眉。端。此。寂。寂。長。途。中。蓋。之。傑。最。無。聊。賴。時。也。猶。有。一。端。爲。之。傑。最。苦。之。隱。衷。則。此。兩。種。觀。念。均。不。能。宣。諸。老。母。之前。一。則。恐。觸。起。其。思。兒。之。心。一。則。恐。引。動。其。悲。子。之。遇。故。日。惟。縈。念。其。方。寸。腦。線。中。與。夢。魂。相。商。議。之。傑。所。處。之。境。遇。亦。良。苦。矣。次。日。既。抵。家。即。將。舅。父。母。殷。殷。相。待。之。誠。意。盡。爲。老。母。告。彼。老。年。人。於。傷。別。之餘。得。此。好。消。息。亦。不。覺。爲。之。破。顏。一。笑。於。是。母。子。二。人。又。恩。恩。擗。擋。行。裝。以。作。遠。行。之。計。之。傑。本。非。素。封。四。壁。之外。所。謂。日。用。器。具。者。蓋。亦。甚。尠。故。不。兩。日。後。即。已。佈。置。就。緒。於。是。母。子。二。人。相。將。離。此。巍。然。老。屋。而。去。之。傑。既。去。莫。愁。湖。上。又。添。一。遊。人。至。其。所。持。宗。旨。何。如。居。停。所。待。遇。何。如。已。於。之。傑。口。吻。中。道。之。可。以。勿。贅。今。且。專。叙。吾。書。之。主。人。翁。矣。

第三章

當。之。傑。去。陸。府。時。之。俊。雖。以。手。足。關。情。難。以。遽。別。而。數。日。後。即。漸。淡。忘。所以。令。

其淡忘如此之速者一以陸氏夫婦相愛如己出一以錦媛表妹形影相依足解岑寂故於不知不覺之中遂將其眷念家庭之感想磨滅殆盡且頻頻自思願此生此世總與錦媛朝夕相處不復離此陸府而去此蓋年少多情者之一種天然思想與有生以俱來者也越數日陸氏夫婦即爲之布置課讀諸務陸家本居山麓廉泉讓水最足宜人傍家人常居之室外有花圃花圃內精屋數楹軒敞異常屋前臨以小池內植香荷並參鴛鴦及小魚各種由此屋達居室有甬道約數百步道傍亦植有玫瑰野菊萋萋然令人奪目屋內分三椽偏東者正對短垣垣旁斜植薔薇數株迎風飄弄嫣然若巧笑苟從窗內外窺者正對其斌媚欲放之花陸翁即以之俊之琴書安置其內顏其室曰裁紅院偏西者遙望居室窗下亦植有夜合暨桃杏櫻梨各數株熏風吹來香氣觸鼻陸翁即使錦媛居之亦顏其室曰刻翠軒中曰惜陰書屋爲師傅所居亦屬幽雅沈靜部署既妥並遣其僕名來富者爲伺候之俊錦媛則有向時使用之侍女名

侍香者隨之來校。於是曩之所藉以消遣吟咏之花院。今則闕然一堂。變作一小學校矣。

嫩柳青青桃紅一片樹叢中。擁紅樓一角。朱欄碧檻精巧絕倫。茜紗窗中。唧咕。咕。唧之聲。不絕於耳。時之俊與錦媛。蓋已執卷就讀矣。師傳爲一老學究。終日端坐書案。睡容可掬。諍以冬烘先生。殊爲恰當。尙幸對此雛鶯稚虎。猶足以促發其勃勃生氣。不然此寂寂書堂中。幾疑添一偶像矣。其對於之俊。則教以經史詩詞。對於錦媛。則專教以詩詞經史。次之之俊。在家隨阿兄課讀。時對於詩詞。本已講解甚精。經史雖不甚高明。而自就學後。亦頗知勤苦。以其聰明才力。測其將來。當必可造一通儒。飽學錦媛。雖可與之並駕齊驅。惜其爲一女孩兒家耳。兩人每當課餘之假。輒連翩步於花叢。以撲蝶爲戲。或持其數尺之釣竿。雙雙立於池畔。以釣魚爲樂。更或握手評花。並肩踏月。見之者靡不道爲玉人一對。非復人世間種也。

然有一端。令人莫解者。當此兩小無猜。互相嬉戲。固一最樂之境。而錦媛居恒。抑鬱觸物。輒爲之生悲。一日。方與之俊。收拾殘花。忽呈一慘然之色。之俊怪而問曰。吾妹……汝胡爲抑鬱不樂乎。錦媛曰。見此殘花而不樂耳。二哥亦知此殘花。即向日芬芳撲鼻。爲人人所愛賞。之後。身者乎。當其含苞將放時。艷麗奪目。大衆歡迎。當如何榮幸。當如何愉快。乃天地無情。不長施以雨露。致其不能長。贅於枝頭。而作一可憐憔悴之色。以落倘非吾人爲之收拾。則一任其飄零。倩誰護惜。吾因是以感彼蒼之不仁。既不使其長享榮華。長得他人眷愛。便可使其勿生。旣生之矣。便當生生世世長保其艷麗。長使衆人愛之。而不倦。今乃乍見乍滅。能不令吾人爲之抱憾無窮。而悵悵以悲者耶。之俊曰。吾妹洵多情。人哉。雖然。人生榮落。那不如是。特吾輩年少。不應擔此閑愁。若然。則惟有向空門托足。因因果果。聽其自然耳。二人之談吐。類多如是。豈天授之慧。而自知其結果。如落花。用以自悲自愁者耶。抑因此悲愁交結於心胸。而遂構成後來之

結果者耶。大抵年少多情，便非幸福。彼林黛玉之所以夭，亦正如今日錦媛之所以發此癡念也。

第四章

之俊既與錦媛就學後，冥冥中情網即爲之緊緊縛束。大抵人類秉情而生，因情而活，苟能相處以久，相見以誠者，鮮有不發其至密切之感情。雖友朋之相與亦恒如是。況此情種充富伶俐聰明之兒女哉。錦媛自就學後，因其嬌小孱弱，頗不勝其勞苦，乃不數月後，懨懨遂病，不得已遂暫休假移居其舊日所居之樓。樓東正對花圃，熏風吹來，芬芳撲鼻，視綫所及處，即其學舍以狀卜之，實宜病人顧錦媛良不欲居此。蓋以與之俊間隔太遠故也。然以父母之命，又不得不勉從。

陸氏夫婦自錦媛抱病後，爲之奔走往來，極形忙碌。常川駐樓者，則爲侍香、侍香、固黠慧之女郎。錦媛依之，亦不形寂寞。獨之俊，澹澹子立，頓失良伴，殊覺孤。

寂無聊故每當課餘時輒引首西望以盼錦媛之速痊卽晨起就課亦必立於花圃遙向錦媛樓窗癡望蓋欲藉此以占其早來病像之何如其實迷離中所見者惟窗帘與床幔究何能探病者之何如小兒郎之癡心言之誠令人可發一噓其尤甚者則每殮後不憚奔走之勞必摘各種鮮花以送往錦媛居樓或爲之插其香鬢或爲之置其瓶中蓋彼以爲錦媛嗜花遂可藉花以療其病其實花非良藥胡濟於事然錦媛則爲之大感因是亦恒不喜於榻臥必移其長几斜倚於東窗以遙覘之俊之舉動苟見之者必與侍香以手招之之俊亦恒應聲而至及至癡立牆下彼此又各無語如是者日必數次之俊亦絕不憚勞間猶以花枝上擲俾錦媛手接之以取樂

一日錦媛病稍痊侍香入與之櫛髮時錦衣淡白之衣映其嬌紅之面幾若積雪擁紅梅一枝令人望之而生種種之愛戀錦媛之髮固變而膩侍香爲之櫛時亦不覺連贊其佳錦媛聞言乃欣然曰吾髮固佳然終不如二哥之佳侍香

曰。吾意殊不謂然。蓋相公徒光澤而終不及小姐之膩而軟者也。錦媛曰。雖然。二哥固不止髮住在我視之直覺無一不佳。試觀其言語動作。幾無處不足以使吾人獲美滿之愉快。吾意世間男子實難覓其儔。侍香笑曰。相公誠佳哉。然余每視其以目灼灼視小姐時。則覺其殊非佳兒。錦媛亦笑曰。是特其憨態使然。豈遽謂其弗佳耶。侍香乃作謔語曰。佳則佳。然在小姐則佳。於侍女則何佳之有哉。錦媛聞言不覺嗤然一笑曰。蠢婢。汝以此言嘲我。得不畏我竹杖耶。汝苟嫉我兩人之相愛。則我即請吾父以汝匹二哥。爾時汝當可鍼口不言矣。侍香笑曰。小姐試以此言白之主人。吾意主人必不我責。或且猶謂小姐欲匹相公。故藉此以自媒也。方其二人正嘲笑時。之俊早持花枝。竚立門外。聽之歷歷及聞至此。乃不禁大笑。躍入曰。汝兩人勿爭。苟舅父肯均匹我者。則誠佳矣。錦媛睹之。俊入聞其以此言相嘲謔。不覺爲之大羞。侍香亦爲之嫣然垂首良久。錦媛始曰。二哥竊聽人語。殊非善行之俊。笑曰。我固非善然。則妹妹竊議他人。